

87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、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埃利·威塞尔于2日去世。在第二天举行的私人葬礼上，众多仰慕者和其亲朋好友聚集在一起，哀悼这位“少见且不寻常”之人的离世——他的代表作《夜》和《安妮日记》并列反映犹太人大屠杀的经典作品；1986年，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。就算失望于“这世界什么都没改变”，他自己也从未放弃过。

## 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埃利·威塞尔：

# 忘记死者，就是二次杀害



埃利·威塞尔2012年的照片。(资料片)

张文 编译

## 用发声改变世界

“我的丈夫是一名战士。”威塞尔的妻子玛丽恩在一份声明中说：“他为600万在大屠杀中遇难的犹太人而战斗，他为以色列而战斗，他不分肤色与信仰地为无辜的受难者而战斗。”作为世界上最主要的大屠杀目击者和人道主义者，威塞尔在50多年的时间里，一直以暴力和压迫的受害者的名义，向世界各国领导人、名流和大众发声。他是一名作家、演说家、社会活动人士，和那些有权有势者不同的是，威塞尔作为一名普通公民改变了世界。

威塞尔去世后，美国总统奥巴马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世界各国政要都在社交媒体上发出慰问。奥巴马说，一开始他知道威塞尔，是因为他作为犹太人记录了自己在大屠杀中的经历。他说，威塞尔是“活着的历史”，“他不仅反对反犹太主义，也反对一切形式的憎恨、偏见和狭隘。”

“在他支持创办的美国大屠杀死难者纪念博物馆里，你可以看到他的话：‘为了死者和生者，我们必须见证’，但威塞尔不仅见证了历史，还付诸行动。”

他的儿子以利沙·威塞尔说：“当我的父亲感觉到问题需要在世界范围内解决时，面对总统和总理，他会提高嗓门。”

奥巴马和威塞尔见过几次面——包括参观他被关押过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。威塞尔对奥巴马说：“幸存者从来没有放弃人道，从来没有放弃用有尊严和尊敬的方式对待他人。”1985年，他在白宫领取国会金质奖章时，还劝说时任美国总统里

根取消去一处德国公墓敬献花圈的计划，因为那里埋葬着不少希特勒臭名昭著的党卫队成员。

## 代表作曾滞销

在其代表作《夜》中，威塞尔记录了他年少时被关押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日子。《夜》是20世纪广泛传播、引发讨论的书籍。自1958年出版以来，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而起初这本书却是滞销货。

1958年，威塞尔用犹太德语写了800多页，后来被压缩到了300页在阿根廷出版，法语版本压缩到了200页。等到1960年在美国推出英语版本时，这本书只保留了100多页。文学批评家鲁斯·富兰克林说：“《夜》是我读过的关于大屠杀最有力的记述。没有赘述，没有分析，没有臆测，只有对事件的记录。”

《夜》问世时，离二战结束也不过十多年时间。那时，集中营的记忆对于许多幸存者来说还是不愿触碰的伤痛。和《夜》齐名的《安妮日记》的成功是个偶然，它是在安妮死后才被发现的，也只记录了安妮和家人在被送往集中营之前的两年密室生活。而威塞尔作为一名目击者，记录下了安妮所想象不到的苦难。那时，威塞尔只有15岁，和家人一起被纳粹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，他的母亲和妹妹在那里死去。他和父亲随后被转往布痕瓦尔德集中营，他的父亲在集中营解放前离世。

1945年，编号为A-7713的威塞尔重获自由。他从法国辗转到达美国，从事新闻业，还成为了一名大学教授。在书里，威塞尔总结了自己到达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感受：

“我永远忘不了那个夜晚，我来到集中营的第一夜，它把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漫

漫长夜。我永远忘不了那股烟味，那些孩子们的小脸。在死寂的蓝天下，他们的尸体化作烟尘……这些事情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就算我与天同寿，这些记忆也注定刻骨铭心。”

《夜》的笔调如此荒凉，以至于出版人一开始怀疑它能不能吸引读者。在2002年的一次采访中，威塞尔回忆说，这本书一开始几乎无人问津。“1960年才出英语版本，第一版只印了3000册，花了3年时间才卖掉。现在，我每个月收到孩子们写的100封信，还有数百万册书在印。”

## “什么都没改变”

威塞尔不遗余力地提醒世界记住过去人类犯下的错误，他坚持认为“忘记死者，就相当于二次杀害”。尽管努力了很多年，他最大的失望，却是“什么都没改变”。“人的本性难移，社会也是如此。这世界对于他人的痛苦和希望过于冷漠。”威塞尔曾说。

但就个人来讲，威塞尔从未放弃。在他的小说《墙外的小镇》中，主人公迈克回到他出生的匈牙利小镇，想要弄清楚为什么当初他被邻居出卖给纳粹。但因为被怀疑是西方间谍，迈克又被送进监狱，和一个患有精神病而昏厥的年轻人呆在一起。在狱中，迈克想尽一切办法，想让年轻人清醒过来。

唤醒年轻人的过程，就像威塞尔的一生，他在课堂上给学生们讲课，敦促世界记住大屠杀。奥巴马在悼文中说道：“他的一生敦促着我们变得更好。面对邪恶，我们必须唤醒求善的能力……在不公正或冷漠面前，我们不能袖手旁观。设想一下，如果我们都能变得像埃利·威塞尔那样，世界将会多么和平和公正。”

## □个人意见

# 体操赛场上的“黑珍珠”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随着里约奥运会的临近，有个美国姑娘正在加紧训练，准备在8月拿下她职业生涯中第四枚世界级体操比赛的个人全能项目金牌。她是西蒙妮·拜尔斯，在体操赛场上“黑珍珠”之称。出生于1997年的她，以出色的弹跳力、超强的爆发力和极具难度的动作赢得了全世界的瞩目。



西蒙妮·拜尔斯

2013年首次参加世界体操锦标赛时，拜尔斯就摘得女子个人全能和自由体操两个项目的金牌。当时参赛的中国小将商春松这样描述拜尔斯：“她能力很强，我非常崇拜她，以后要向她学习。”此后，拜尔斯又在2014年和2015年分别夺得体操世锦赛个人全能项目的金牌。其中，2014年在广西南宁举办的体操世锦赛上，她夺得个人全能、平衡木和自由体操三个项目的冠军，是全场当之无愧的焦点。有人说，拜尔斯就是“为冠军而来”。

由于母亲酗酒、吸毒，拜尔斯由爷爷奶奶抚养长大，但体操仿佛是她与生俱来的天赋。小时候，拜尔斯就喜欢在家里蹦来蹦去。一次跟着奶奶去体操馆时，她被教练一眼相中，从此走上了体操之路。

取得傲人成绩的背后，拜尔斯也有遗憾。她之前希望能和朋友一起到公立中学就读，但满满当当的训练和比赛让这个心愿无法实现——她只能选择在家“上学”。去年，拜尔斯拿到了毕业证书，但她告诉奶奶：“为了体操，我也失去了很多——我从没参加过派对，没去过同学聚会，也没赶上毕业舞会。”毕竟，被誉为美国体操界领军人物的她，同时也是个19岁的少女。

## “脱欧”?年轻科学家蒙了

本报记者 王晓莹 编译

英国“脱欧”公投后，在英国工作的奥地利女研究员艾琳·埃斯帕特一时不知所措。英国民众决定“脱欧”的选择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规划：已经在伦敦大学读到博士后的她，本打算毕业后留在英国，而现在她开始考虑是否要回到欧洲大陆工作。



艾琳·埃斯帕特在实验室里。

“我俩现在还是有点回不过神儿来。”艾琳说。她的丈夫是一名英国科学家，两人还有一个女儿。原先他们打算在英国定居，并在这儿成立自己的实验室。但现在，“我觉得这个计划完全被‘脱欧’毁了。”

艾琳担心，英国正式“脱欧”后，以她的身份，可能需要获得批准才能在英国工作，申请成立实验室也会比较困难；而如果夫妻二人定居奥地利，身为英国人的丈夫也将面临同样的麻烦。

“脱欧”不仅让欧洲国家的年轻科学家无所适从，还影响了大洋彼岸学生的选择。美国学生汉娜·帕诺此前一直打算到英国读博，但目前她正考虑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。“我中意的几个科研项目现在确实在英国，但我不知道它们在‘脱欧’后会不会迁往其他国家。”同时，她也担心近几年投入英国的科研经费会因此减少。